春天的桑园

□张华梅

走进春天的桑园，阳光首先照到生机勃勃的桑树，然后才是我。在偌大的桑园里，有数不清的桑树，而我，只是一个外来者，在太阳眼里，可以忽略不计。

桑树叶子长出不久，但已经很硕大，超过我的半个手掌。这初生的叶，被我注视，没有半点儿羞涩扭捏，反倒很舒服，像吹过脸颊的春风一样舒展，让我紧锁的眉头也随之舒展开来。这些桑叶嫩而薄，迎着光线呈半透明状，可以看清里面的脉络，纵横交错，

像大地上的江河，澎湃着生命激情。叶子里的汁液，是来自大地的水，经过桑树发达的根系，经过结实的树干和纤细的枝条，才到达柔嫩的叶片。桑叶是桑树的无数个手掌，微风吹拂中向我频频招手，可惜我不会看手相，更不会给桑树看相，但我能感知桑叶里有无数细细的纤维，只要经过春蚕的消化吐纳，就能凝结成亮晶晶的蚕丝，随着蚕的生命一起升华。

桑园里没有蜜蜂和蝴蝶，这些经人工改良培育的桑树不开花，不结果，或者说它们没有开花结果的机会和使命，它们唯一的

任务就是长出肥大的叶子，供春蚕食用。在桑树下面，也间或长些野麦和荠菜，它们会开不起眼的小花，仍旧引不来蜜蜂和蝴蝶，蜂和蝶是实用主义者，它们只懂得追求艳丽的花朵或扑鼻的芬芳。桑园里没有花朵香味，只有桑叶特有的清新和泥土散发的蓬勃气息，不醉人但令人振奋。挎着篮子的蚕娘走来，她们手指粗糙骨节粗大，跟琴房里弹琴姑娘的纤纤玉指无法相提并论，但在采桑过程中，也会发出有节奏的“沙沙”声，指法纷繁而不杂乱，这首桑园里的乐曲，让失去叶子的桑树觉得享受，从而能很快再

□余永萍

披一路风尘，数千载风流，看青山依旧。

穿越时空隧道，沿着历史长河的古道溯流而上……隐约听到有人高唱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”。哦，他就是泱泱历史长河中孕育的一颗璀璨的珍珠——苏轼。

我喜欢苏轼。喜欢他才学横溢，喜欢他的飘逸洒脱，喜欢他那份气定神闲的淡泊与坦然。

夜静无声，放一曲优雅的音乐，沏一杯淡淡的香茗，捧一卷古典诗词，静静地消化着先人留给我们的精神食粮，追寻苏子的人生足迹，我默叹于这位旷世奇人走过的不平凡的人生道路。

乌台诗案，少年即名扬天下的他一下子陷于重围，群小攻击，下狱，流放……

然而，苏轼毕竟是苏轼。他瘦弱的身躯，在遭受一次又一次凌辱和打击之后，仍能挺起那高傲的头颅，苦难非但没能让他消沉，反而促使了他思想的升华。因而当他“身行万里半天下”之时，却能“不

□卢晗

还记得年底回乡那天，薄雾轻起。乡下空气清新，加上西南腹地终年侵骨的湿冷，枯枝青禾相映，旧年显出一份淡漠的荒凉。唯一活泼着的是门前路旁的一团火，那是村里人为了聚谈取暖而升起的篝火。

这是年年可见的场面。连着10来天，一堆火在岁末复远的长天下热烈地燃烧，火边围满了新新旧旧的面孔。那些年年年轻的媳妇们忙了一年，终于名正言顺地得闲，刻意穿了干净衣裳，有的抱了孩子围坐下来，把那些攒了一年的长短是非翻抖出来，一并扔进火里，化作一阵噼啪啪啪的火星。

男人们无论走了多远，也风尘仆仆地赶回家，此时他们远远地蹲着或站着，有的夹根烟，有的帮着劈几块柴，默默地听着，不时搭句腔反驳一

□朱敏

我曾在一树树的梨花中看见春天。

小小的洁白的花瓣，一嘟噜一嘟噜堆在枝头，挨挨挤挤，像是叽叽喳喳说话的小娃娃，浑身散发着淡淡的奶香味。我从树下走过，碎碎的花瓣随风飘落下来，滑过肩旁，拂过脸颊，摊开手掌，落在手心上，那么轻，那么柔，仿佛落下的是缕春天的阳光。

女儿刚三岁，小小的人儿第一次看见梨花，蹲在树下，肥嘟嘟的小手，费力的一瓣一瓣的捡拾花朵，头一抬，嘟着小嘴说：花朵好可怜，落下来，都没妈妈了！她还太小，我无法给她讲什么叫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我只是摸摸她的头，怜惜的看着她，看着她把春天，一朵一朵的捏在手里。

我曾在一丛丛的迎春花中看见春天。

二环边的马路两旁，种满了迎春花，鲜黄色的花瓣，围着捎带了红的

□孔爱丽

下了飞机已经是夜里11点多，因为对陌生城市的恐惧，我不敢坐中巴车去市里，就住进了机场宾馆。贵就贵点吧，对于一个只在外的女孩，安全比什么都重要。

第二天，我早早就在机场门口等大巴。我其实并不知道该去哪，就想到了市里再打听。我想我应该先打听到去长途车站的方向，然后再找我要去的那个城市的客车。

可是一辆车也没有，河东机场接机楼的门口冷冷清清的。

我一直在等，一个多小时之后还是没有。我想找个人问问，就在机场门口看见一个穿制服的中年男人，大约35岁左右，既像保安又像警察，我这个小城市来的女孩对这个制服有点陌生。

他有点黑，健康的肤色，五官安排很和谐，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英俊，看长相，应该是个好人。

我怯怯地走上前去。“先生您好！请问去市

次长出叶子。

在春天的桑田，呆得久了，突然想变做一只蚕，不是为了逃避生活的重压，只是想体验一把春蚕的恣意生活。想象自己白白胖胖的样子，附在阔大的叶片上。桑田里有无数的桑叶，我并不贪心，作为一只蚕，吃饱就足够了。在桑田，我一边饱餐一边享受阳光的照耀，享受春风的吹拂，我相信，一定会吃出阳光与春风的味道，那是在蚕房里无法想象的。当然，桑田里也有危险，有肆意侵略的雨，有凶狠残暴的鸟，但，哪里又没有危险呢？雨来，我躲到桑叶下面，尽管冷得瑟瑟发抖，雨过天晴时，我却学会吊在桑叶上荡秋千，那是何等快活。鸟儿飞过，我会屏气凝神，把桑叶裹成自己碧绿的衣服，从而躲过此劫。生活嘛，就得靠智慧，即使一只蚕，也要做只聪明警醒的蚕。

即将来临的夜色催我回家。离开春天的桑田，离开桑树翻开的每一片叶，想象假如有能工巧匠把它们直接连缀成衣，将蚕从生命的奉献中解放出来，是件多么奇妙的事！

一蓑烟雨任平生

悲去国悲流年”。黄州是苏轼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也许，宁静安谧的偏僻之地，与世无争的山野生活，反而激荡出他胸中的浩然之气，令他原本就磊落的胸怀更加豪迈。于是他信笔飞扬，驰骋翰墨，喷洒出一篇篇奇峻超脱、飘洒跌宕的千古美文。

历经坎坷、风雨一肩的诗人，想必早已洞悉人类的呐喊。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“穿林打叶”的雨声，干扰不了他浅吟高歌，“竹杖芒鞋”让他更加轻便灵巧，既然隐居江湖，烟雨一生，算得了什么？所有祸患都是仕途带来的，总渴望有一天可以归隐田园。灾难既然已降临，抱怨难过又有何用呢？真正

的从容与旷达，并不是什么事都没经历过后的空空的飘逸，应是风雨过后弥足珍贵的成熟与圆润，磨难过后超然豁达的胸怀。于是一乎苏子清醒了，他躬耕田陇，为腹奔波，深知“为官一方，造福一方”的道理。不久，一道生机盎然的长长的苏堤便横卧于西子湖畔。让所有的痛苦、忧伤一同沉入那深远的湖底吧！

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。每当我遭遇挫折而抑郁难平时之时，眼前总有青衫学士瘦弱的身影，于是惶恐、无助、困惑的心情立即被苏子那豁达超然、处乱不惊的人生态度所感染，忧郁痛苦渐渐随风而去。是的，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。风雨过后，绚丽的彩霞必将展现眼前。

苏轼已经走得很远了，让我们去追赶他那豁达超然的情怀吧！

寂静地更替

下或是添补一句。耳朵里偶尔跌进几句自家女人的嬉笑怒骂，深深浅浅地记在心底，等到开年后收拾行李再带去远方……

烤火时惯例是很难见到年轻人的，他们都自然地疏离这个养大了他们的氛围。必不可少的是那些老态龙钟的脸，在嘴里明灭的烟斗下忽隐忽现。

一年年的，门前烤火的面孔消失了一些，又新添了一些。寂静地更替着，要很留心才会注意到。死，第一次如此自然，仿佛离开的只是进到身后的门里，往铺开的锅头掺一瓢水，接着她一锅稀饭；或者是去门角往烟斗里塞一撮

烟丝，一会儿又会颤巍巍地出来。生，第一次没有大张旗鼓，好像是开会晚到了，只悄悄地跟着墙边溜进来，坐在那些提前溜号的人的座位上。

在乡间，死生是这样浑然一体。眼看着那些背影就在门前的土路上从爬到走，奔跑踱行过一个个四季，然后离开去远方，而又回来，坐下来烤火，最后慢慢走到尽头的墓地，躺下来休息。此后是红夏黄秋，又一个岁末，妖烧火苗边，暮云里那些古老的灵魂祝贺一个个新的生命。

那火焰升腾的烟气，鼓动年轻的面庞，拂到每个人的脸上，就像一个温润的吻，献给生命这场热烈的初恋。

在一朵花里看见春天

花蕊，在春日阳光的照耀下，散发着勃勃生机。枝条细细长长的，从根部抽出来，结满了美丽的花朵，怎么看，怎么漂亮。

那时的我，正在暴走。每天连续坐八个小时，颈椎、腰椎哪哪都不对。下了班，迈开大大的步子，一路向家的方向奔去。偶尔，看看路边的风景，看看行人，看看身旁鱼贯而过的车子，心情立马开阔起来，像万里无云的晴天，像一望无际的大海。

我曾在一枝枝的桃花中看见春天。

周末跟着妹妹一家去财神庙。从西安出发，一路向西，要过有名的秦镇、户县等。车子驶过田野，全是一个又一个漂亮的果园。桃树已经开了花，树都不高，低低矮矮的，却又枝繁

陌生的温暖

里的大巴车怎么还没有来啊？”

他温和地对我笑了笑。“你要去哪啊？”

“我要去银川市里。”

他扑哧一声笑了，“我知道是市里。我是问你去市里哪个地方？”

“我……”我本来想说去找长途车站，可又觉得不妥，就肯定地说，“我要去的地就在车站附近。”

“哦。哪个车站啊？是长途汽车站还是旅游车站？”我擦了擦汗，心想还有那么多车站啊？但为了表示我是这个城市的熟客，就说是长途车站。

他说正好我去那附近，我可以带着你。

我默不作声，心头一丝惊慌。劫财？劫色？

诈骗？拐卖？可是看着也不像啊，他好像很真诚

结香如梦

□辛晓勤

夜里翻书，读宋人晏殊的诗“偏凌早春发，应请众芳迟”。诗写的是迎春花。迎春花枝条柔嫩细长，花先于叶，娇小玲珑，六片鹅黄色的花瓣在料峭的春寒里摇曳，宛若风中跳舞的小星星，很可爱。晏殊也说它“浅艳侔莺羽，纤条结兔丝”，完全是一派清丽淡雅的花间词风。我读这头两句的时候，眼前就浮现出一个清新脱俗的小女孩，眼睛还眨呀眨的。她蹦蹦跳跳地在前面带路，后面跟着一大帮子姹紫嫣红的姐妹们——桃花、杏花、梨花什么的。姐妹们走到春天的路上，打打闹闹的，在煦日和风里嬉戏。可读后两句的时候，不知怎的，这小女孩却生出一股子傲气，讥讽起比她迟开的百花来。其实，晏殊笔下的迎春花，她的傲气是底气不足的，梅花就不用说了，比她开得早的花还有不少呢，譬如结香。

结香树是灌木，个头不高，一米左右，枝杈丫丫的，枝端像有许多张开三根指头的小手掌。小区、公园、校园等地时常能见到它们的身影。我不太在意它。有一天，我从它的近旁走过，见它的枝头缀满了小小的莲蓬一样的东西，这东西西表面上还覆盖着一层灰白色的绒毛。我以为是果实。凑近一看，发现竟然是花蕾。每一朵大约有几十根细长的筒状花冠簇拥在一起，相邻的两根之间隐约透出一丝嫩黄，像抿着的雏鸟的嘴角。这让我大为惊奇，要知道那个时候是秋末冬初，结香树的叶子刚刚落尽，厚厚地在地面上铺了一层。此后，我就格外地关注起结香来。

结香之所以叫结香，是因为

怀念童年

□任丽琴

周末的午后，趁着闲暇一个人来到附近的街心花园散步。春风拂面尚有一丝凉意，柳梢枝头，草长莺飞，早春的气息倒让人心头融融的。

在一处阳光充足的小广场坐下来，抬头遥望湛蓝的天。飞翔的鸟，心情在那一刻也插上了翅膀，自由舒畅。不远处几个七八岁的孩子正在无忧无虑地嬉笑打闹着，旁边还有几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儿跳着橡皮筋。细细的皮筋在她们的脚下上下翻飞、花样繁多，看得我眼花缭乱，她们轻盈跃动的身姿就像飞舞的小彩蝶，那一阵阵清脆如铃的笑声仿佛一双小手轻轻拨动着我的心弦。那情景竟让我感到别样的遥远、陌生而熟悉。一丝淡淡的、悠悠的伤感涌上心头，曾经的天真烂漫真的就远去了吗？静静的分享着孩子们的快乐，思绪再也关不住对童年的一份怀念。

记忆中最快乐的童年是在乡下姥姥家度过的，父母那时远在城里忙于工作无暇照顾我。那时我大概六、七岁的样子吧，上了学前班，瘦小的身材，头稀疏少发的短发，十足的男孩儿模样。常听大人们说起我儿时顽皮的样子，逃课、打架、堵邻家烟囱之类的事我常做。长大后每每听大人的话说笑起来儿时那些事儿，自己都羞得脸红红的。怎得儿时我竟是这样一个个“顽劣之童”呢？对于这部分记忆我的印象不是很清晰，童年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我常常在放学后和三、五个小伙伴登上自家低矮的屋顶，我穿着姥爷那件发黄的、长到脚脖的粗布大白褂站在上面甩着长袖，走着碎步，哼

它的枝条柔软，可以缠缠扭扭地打几个结。这本也不稀奇；迎春花的枝、柳枝等也能打结，但这些枝条不但柔软，而且细长，打一个结是很容易的事。结香的枝条是属于粗短的那一种，它能打结，甚至是在秋冬的时候，就不能不让人佩服了。还有更神奇的，说是如果有人夜里做了一个美梦，第二天早晨在结香树上打个结，美梦就会成真；相恋的两个人在结香树上打个结，就会永结同心。有着这么美好的几种寄托，结香树被人们称为圆梦树、爱情树就不足为怪了。当我看见结香树上那些手挽起的千千结，那些圆溜流畅的线条，心中涌起的是一股股春天的暖流。

早春的时候，天气一般都不太好，冷飏飏的，有时还一连好多天下着烦人的小雨。这时候，空气里袭来一阵清香，让人精神为之一振。四下里一看，除了常绿的叶子，就是光秃秃的枝干，一点春天的迹象都没有。寻香而去，发现的往往就是结香。从秋末到春初，差不多半年的时光，结香的花蕾奇迹般地历经风吹雨打、雪剑霜刀，像一个沉睡在枝头的梦，终于张开它粉黄的小嘴，吐出丝丝缕缕春的气息。结香也叫探春花，它开的时候，迎春花还一点动静都没有呢。在冷风中，它不招摇；在雨里，分明就有泪光闪闪了；遇上倒春寒，有时还会有雪，给它戴上一顶白色的绒线帽。这总是低垂着头，像怀揣心事的小姑娘，惹人怜爱。它幽幽吐出沁人心脾的香，打开人们心头沉寂许久的梦中之花。

结香，这么美丽的花，今夜若是入了我的梦，明天就去打一个结……

着不成调的曲儿、唱着不成句的词儿，全然不顾大街上来来往去的乡亲们看我时那嘲笑的神情。每次让我最开心的就是唱完之后小伙伴们热烈的、鼓励的掌声，现在想起都觉得心潮澎湃，有些感动。

记忆中童年的日子永远是那样明媚灿烂、无忧无虑。每天只要有小伙伴儿在家门口一声招呼，无论那时在干什么便会立刻小跑出去，等家人跟出来时一群孩子早已疯跑得无影无踪了。家乡大地宽广，绿阴成林，无法忘记和小伙伴在郊野上纵情奔跑，与彩蝶共舞，山花为伴。一阵阵不成调的歌声飘荡在清幽的山林，渲染得鸟儿都禁不住为我们欢鸣。宽阔的大地是我们开心的游戏乐园，它像妈妈一样敞开胸怀拥抱着是一群朴实天真的孩子，放纵着我们的淘气与顽皮，任我们尽情地玩耍。累了，倦了，带着成串的笑声，满身的泥土，一头扎进亲人的怀抱，那里便成了孕育我们童真美梦的摇篮……

岁月无情，在我尚未懂得生活、学会珍惜，时间已在我身后划下了一道长长的线，在我回头的瞬间突然才发现，岁月已悄悄地把我推向了成熟的一边，自己已不再是个小女孩了。迈过了那道线，我们便毫无选择地掩藏起自己一颗尚不成熟的心接受岁月的打磨，日渐成长。只是，每当在为生活奔波忙碌而感到疲惫的时候，在因人情世故而感到困惑不解的时候，在拥挤狭窄的都市空间里，记忆的深处常常会拾起童年的幕幕往事。

好想再约旧友，促膝畅叙，重新体会“长大成人”的乐趣，让自己心中长存一份纯真。

员，有两三个人，加上你可以坐得开的。这样我就能直接把你送到地方，省得你倒车了。

我，可以带上你吗？他盯着我的眼睛问，表情诚恳，又带了几分淘气。

这就没错了。这个会议我知道，全国第十三次检察院会议就在银川召开，日期也吻合。我悄悄舒了一口气，并没有正面回答。

他说在这等着啊，我要接的航班已经到了，我得进去了。

我笑着看他，什么也没说。他进了接机楼，背影一步一步消失。

这时，一辆大巴开来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买了票就走上车，坐在靠窗的位置。

不一会，我看见他带着两男一女匆匆从接机楼里走出来。他四处看了看，再看了看，又停顿了几秒，然后走向了汽车，我看见他的表情有些失落。

我知道他在找我，我很想下车和他告别一下，但我什么也没做。

看着他的车子离去，我微笑了一下，一股暖流在我心底弥散开来。